

近代名家名人文库



章太炎 邹容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源远流长，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之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把握国学的精髓。

章太炎 邹容/著

品
读
名
家
精
萃



点
亮
智
慧
人
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近代名家名人文库



章太炎 邹容

章太炎 邹容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名家名人文库. 章太炎、邹容/章太炎,(清)邹容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204-10166-5

I. 近… II. ①章…②邹… III. ①章太炎(1869~1936)—文集②邹容(1885~1905)—文集 IV. Z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4584号

近代名家名人文库 广来 选编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00

字 数 2700千字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66-5/I·2161

定 价 600.00元(全24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章 太 炎

杂 文

变法箴言	(3)
译书公会序	(15)
弭兵难	(19)
解辫发	(23)
定版籍	(26)
《革命军》序	(31)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选)	(34)
狱中答《新闻报》	(42)
狱中与威丹唱和诗	(44)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46)
《洪秀全演义》序	(53)
《汉帜》发刊序	(54)
排满平议	(55)
熊成基哀辞	(61)
驳建立孔教议	(62)
非所宜言	(65)
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	(67)
祭维新六贤文	(69)
被三厉文	(71)

哀山东赋	(72)
------------	------

诗 篇

杂感(一)	(73)
梁园客	(74)
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	(74)
狱中赠邹容	(75)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75)
孙逸仙题辞	(75)
杂感(二)	(76)
东夷诗	(76)
广宁谣	(77)
长歌	(77)
时危	(78)
孤儿行	(78)
艾如张董逃歌	(79)
鸪鹄案户鸣为刘道一作也	(80)
东夷诗十首	(80)
广宁谣	(82)
感旧	(82)
长歌	(83)
赠吴君遂	(83)
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	(84)
狱中和威丹	(84)
癸丑长春筹边	(84)
自岭海南行抵阁婆	(85)
黑龙潭	(85)
自毕节赴巴留别唐元帅二首	(85)
巴歛	(86)

佛 学

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	(87)
答铁铮	(96)
无神论	(101)
建立宗教论	(107)
人无我论	(120)
五无论	(128)

书 信

致曹聚仁	(139)
致马宗霍	(141)
致人论文书	(142)
致康有为	(144)
致袁世凯	(154)
致邓实	(155)
致吴稚晖	(156)

邹 容

革命军	(161)
-----------	-------

章太炎

作者简介

章太炎(1869—1936) 初名学乘,字枚叙,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政治家、学者、散文家。曾因倡导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后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被捕入狱。出狱后,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以诗文鼓吹革命。早期作品具有秦汉以至唐宋时文风。后期写有大量政论、时评文章,以广博深厚的学识为基础,内容翔实,词锋锐利,风格瑰丽。诗作多为五言,一些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而文辞古奥。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贡献。著述有《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太炎文录续编》等。

杂 文

变法箴言

【原文】

孙灏与章炳麟见于分江之滨，炳麟方读《管子》及《佐治刍言》，魂精泄横，愁然似非人。孙灏曰：“自马关之盟，士气振动，至于今三年，与民变革，宜得一二成就。今吾观子之色，一似重有戚者，何也？”章炳麟喟然而长息曰：“呜呼！大波将激，大火将燃，而无忧怖者，其人情乎哉？彼老子有言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非独兵也，庶事莫不然。雪霜既降，枝叶既凋，而根荄不枯于下，唯哀是赖。粤、捻之乱，曾、胡哀者也；热河之狩，恭亲王哀者也。往者士大夫不思经世之业，而沾沾于簿书期会，以为大故，震荡回薄，以有今日。此上无所以哀下民，使无佚乐。故议变法者，吾党之责也，方喑哑而道之。今吾观于瑰意琦行之士，则有二病焉：华妙云乎，猝暴云乎。其病虽异征，皆中于不弘毅，成于不哀。己之不变，其奚能变人？吾是以有大戚也。”曰：“其病何如？”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请更仆以尽终始：

“创巨而痛深者，宜专精厉意，审所以改弦更张，至人无余思则止。吾悲夫华妙之子，耻功利以为不足邵，而骛心于教之流别，必假贷于浮屠氏，以为宠灵。浮屠氏之书，吾无訾警焉。龙池、须弥，吾据之足以考地望；夜叉、阿修罗，吾据之足以辨种族。其近实者，九能之士固将有事焉尔；其深微渊眇，知帝之悬解，而不剗切于民事，张弛之义，宜有所先后。且今之世，末法世也，浮屠之运，神歇灵绛，贤劫未尽，弥勒未出世。虽有圣哲，固无以昌明其教。而徒费日损功以自游衍，目睹闻百姓之啼号宛转而欲以空言济之也，魏、晋人之清言其复见矣。大儒之处世，言无取寃，事无取閤大，苟有可用，虽跣之粘牡，越人之不龟手，方偃俛以承之。若其无用，蜚蓬之问，不在所宾。其说虽涵元气入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绶，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政治家、学者、散文家。曾因倡导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

无间，无所过而问。方今疆圉日棘，黔首罹瘼，愚贱者无计虑，而酖毒之晏安，仕宦之子则择利便，据形势，置齐州不恤。务得趣死不顾之人以振之，患犹可弭。志果忧天下，宜憔悴竭思，斟酌西法，则而行之，展布四体，以冀豪毛之益。今不攻坚石而攻玉屑，不宝周鼎而宝五石之瓠，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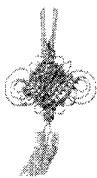
“昔明之季，尝以谈禅为荣矣。志节虽盛，而其气喾窳，无能济变。其贤者则以王之厨饌、嫔御腥蝼膻恶而不可近，而视天下事若尘垢；不贤者则藉巧说琦辞以为名高。至于敌情之狡诈，兵力之盛衰，地形之险易，蓄藏之充虚，一切不省。渡江而东，不能居一岁，再亡于闽，三亡于缅甸，夫敦任之咎也。今志节远不逮明人，而循其谈禅之轨，则士气愈委靡，民志愈涣散，求再亡三亡而不可得，而暇变法乎哉？”

“乳犬之攫虎，伏鸡之搏狸，精诚至矣，而人以为大愚。气球之初举，过十里则毙；南孙求北极，几葬坚冰，亦琐材而任重者也。虽然，以墨子视之，则骛杰矣。变法者，非口说也，必躬自行之；躬自行之而不可济，必赴汤火冒白刃以行之。古者改制度、定文章，必乘龕刘之后。方日本之议尊攘，忤大将军意，逮系数百，断项绝脰，而气不少衰。至于书生剑客，慷慨国事，竞为诡激，横刀曰攘夷，擐裤曰脱藩，一言及尊攘，切齿扼腕，斥当轴为神奸，而笑悼老成宿儒之畏懦，悲歌舞剑，继以泣涕，展转相效，为一世风尚。惧有株连，复自称浮浪以免其藩主，其气之雄毅与心之苦如此。卒使幕府归政，四邻不犯，变更法度，举错而定。当其赴汤火、冒白刃，固不意此。如斯人者，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烈士也夫！今吾中国之变法，无刀锯之迫、汤镬之危，其易于日本也，不知其几千伯倍蓰。所求于士大夫者，唯劳其心力耳。彼力者，功所以成，疾疾所以去。昔陶文毅以转漕之弊，欲有变革，众议倂张，以全力抵拒之，而后立海运之基。曾文正欲裁绿营，当时乘其疲极，去之如摧枯拉朽也，持之不定，营制不变，贻害至今。夫以二公之勋德，犹视此为成败，何有于末吏处士？当今之世，任变法者，吾未见其有面目黧黑、窍气不通者也；争变法者，吾未见其有面折廷诤、千人皆靡者也。嗟乎！人所以事事，赖此锐气与股肱之勤耳。今气荼矣，上焉豪杰之不任，而举宗稷之重，付之脂韦突梯之徒；下焉有志之士又稍稍娱乐于禅学，以日销其骨鲠，殆夫，殆夫！守故之不给，其焉能变？斯颜习斋、李刚主之徒所为流涕而道者也。

“如向所言，吾以规夫有志之士而遁匿于佛者。若夫骏特傲倪，有

雄毅之气，果于独断，坚于力行，则其病又不在是，曩者言猝暴是已。彼见西法之效，以为驰骋上下，无曲折可以径行也，又取夫后王之政，而暴施于百年以前也。夫是故见弹而求鸚炙，见卵而求时夜，遽不可待，其卒也鸚、鸣鸡不可得，并与其弹与卵而失之。而遂以求之为非计，则盍慎其所发矣？昔者中国乾、嘉之际，欧洲列国严刑厚敛，民不聊生，拿破仑出而更之，播及邻国，皆厥角稽首，若弟子之受命于先师，非甚难也。然而英之更制也，公举议员，则世族阻之；免他国商税，则富贾阻之，船户阻之；放行进口粮食，则业田者阻之；宽待佣作，则厂主阻之；禁买黑奴，则豪右阻之。哗讼三十年，然后大定。中国自通商以来，更岁五十而赢矣，召彼故老而询之开矿筑路，犹愀然以为伤地脉。其他曲制时举，有造于廿二行省，独不利于数千百人者，不可俚指数也。是其难行也，又非直伤地脉之比也。故措置一失，而怨藪从之，若学堂是矣。夫讲业之地，一废而一起，均之以教学士，使廩假于县官，士何独怨？则失之者先人，而得之者后人尔。怨藪之既作，其荐绅鸣玉而为朝官者，复听其窾言以阻之，则吾事不成。吾意虑事之始，宁更调数万缗，以为兴造之本，无捋其故有者而成其故无者，则人不吾阻，其规摹亦可以因廓。更一二年，向之怨藪者闻其风气而知其臭味，且艳之慕之，唯恐吾之不兼并之矣，则下令如流水，而规摹益因廓深远尔。是故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权术然也。彼变法而无权，不知决塞，不晓计数，则不足以定大功。叔敖高门阊而民皆改其库车，吾将奉之以为变法之师。

“若夫后王之政，未遭百六阳九，而于今日望之，一则睎民主，一则张议院，此无异于行未三十里而责其百里也。今夫民主，至公也，《尚书》始《尧典》，序以禅让；《春秋》崇五始，而隐元不书即位，圣人之情见乎辞矣。然而据乱行之，则以适治；据治行之，则以适乱。剥撓之既极，君子险哀，鸟兽虫蛾无得遂其生，于是有民主焉，以苏民困，以卫华夏，吾晓足须之矣。当今日而议之，其议果行，则域内抢攘，流血漂鹵。幸为拿破仑，夫固靡烂其国土，荼毒其吏民，百年然后复也；不幸而为东学党，则束缚弥杀我者，且非吾之同类。驰说者耀华盛顿而忘法与朝鲜之祸，将并忘夫华盛顿之在美洲欤？于不毛之土，剪除榛薄，始奠天地。其功若女媧、燧人，杀黑龙而积芦灰也。当是时，民非斯人。固无所戴矣。斯人者出令而创民主，民固无所竞矣。然三十年以来，林肯遭弑，嘉飞遭弑，贼杀之狱两见。其置君若奕旗，其屠君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绶，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政治学家、散文家。曾因倡导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

若割牺。幸独处一洲，民无溃志，邻国无窥伺，不至于废易坠亡。今行之于中国，行之于无妄之未见，则内以便蚩尤、刑天，而外以便殊族。民之无辜并其臣仆矣，欲大同得乎？其次议院，《周礼》掌之司寇，而齐有稷下。逮及末世，牖牖之言多，欲恶、始终、远近、博浅莫不为蔽。有杂家者流出，兼陈万物而县之衡，则九流莫不为用。县衡者不定，法之左党、右党，美之合众、共和，更相克伐，五德代胜矣。往者南北美利加之战，徒以禁买黑奴，启衅于违言也。今泰西会党票忽劲疾，横行无所忌，唯德人稍愿恣，然威良第四尝下诏予民权，军垒反筑于王宫之外。俾斯麦知其难驯也，稍稍抑议员，使无噂沓。俄罗斯之悍，噤民不言，故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其议不如其默也。我朝康熙、雍正间，数有廷议，推行其法，使翰林科道皆得坐论，斯可矣。若骤付其议于处士，不搏击不履。昔许慈、胡潜之争，蜀先主戏之以刀仗相屈，而李天生乃拔剑以斫西河。彼其所议，仪注与音韵耳，犹寻其仇忿如是，况于国政？且其为言也，守故而迂，求新而妄诞，其持之未有故，其言之未能成理，使听者眩于名实，愤眊不渫，则发政益濡缓无期会，而祸本以成，吾未知其愈于今日也。然则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事势之决塞必有先后，皆出于几。自有地球三十九期以来，石刀、铜刀、铁刀之变，非由政令发征，而民靡然从之，其几迫也。圣人者，因其几而导之人，故举无不起，废无不坠。今也，骏特倣傚之士，丁时未至，盱衡厉色，悍然而为之，志固不遂，且危其身矣。病华妙者，吾惧其不以身殉也；病猝暴者，吾又惧其妄以身殉也。何者？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或轻，视其所趣。故摩顶放踵以拯生民之陆沉，前者蹈，后者继，百挫而无反顾，终以集事，斯其死重于泰山者，日本之议尊攘是也。四百兆人所未达，天时所未旤，怀抱孤愤，出身以任之，万死无所悔，或方命圯族而大为民物害，其身既死，其名亦因以败裂，使世人反以其事为惩创，后虽有哲人，不敢继踵。是其为之也，乃适如以狸致鼠，以茹鱼去蝇也。愈举愈坠，愈废愈起，死无益于事，而适以损之，则鸿毛之轻已。嗟呼！祸福之说，成败之效，豪杰所不言，既环天下而号之曰国士，则必为天下惜死。谢安以讪谟定命、远犹辰告重雅人，无他，审于变法之先后也。

“民不知变，而欲其速化，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喻人之术，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



其一曰宙极之史，其一曰六合之成事。人莫信其颀髻阔略之声而信其目睹，是故陈古而闕，不如道今；有独喜其颀髻阔略之声者，与道今而不信，则又与之委蛇以道古。故合中西之言以喻民，斯犹慈石之引铁，与树之相近而靡也。往者梅定九、戴东原、阮文达之徒，常以算学通中外，故二百年以来，虽极党同妒真之士，无以西算为诟厉者。自瀛海论作，而又知声光电化之学。其原亦具于周、秦诸书也，其过者以为欧人之艺，皆祖祢亚洲，比于伯宗之攘善，斯稍稍夸谏矣。人之智慧，无东西朔南一也，鼓宫宫动，鼓角角应，闭门而造车，出则轨合，以为相应相合则可矣。以为人之长技皆出于我，则适以助学者之虚骄自满也。虽然，赖是以差之，使人善入，譬中西之学为异质，而是为其粘摄力。今夫以苍璧小玕与人而人不喜，其邻父老曰：是若祖父某年陈于某室者也，则虽知其言之颀髻阔略，而固以为得之为喜，何者？喜复故物也。今著书之邻父老也存，虽忿怼于新法者，亦讴歌而乐之，竭蹶而趋之矣。精其术，平其词，是化民之至神者也。嗟夫！骏特倜傥之士果于独断、坚于力行者，有悟于此，可以得变法之权矣。”

章炳麟又曰：“吾读《管子》，至《侈靡》，尝默识其词，至‘中国之草木，将有移于不通之野者，妇人为政，而铁之重反旅金’，则竦然而流汗曰：‘是何古之睿圣哲人，不视图讖而能知百世以后也。’自今而往，苟有中寿者，当见其变之究矣。虽然，既乱易治也，既治易守也。若夫疆萎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忘，水土未涇。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而文武恬熙，举事无实，梟狐窃柄，天与之昏，是为大乱之将作，而不得比于大乱之既成。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唯强力忍诟以图之。余，浙之贱氓也，生又羸弱，无骥骖之气、鸿鹄之志，其然亦尝有所向矣。虽微蹕逸，犹慄凄怛，悲世之不淑，耻不逮黄帝而哀不已若者。窃闵夫有志之士之玩愒于佛也，其力行者又举事而焚其绪也。以为如是则终已不得变而之治。故与子道其二病，且以自箴，且以箴天下。揽其要略，唯哀足以成事，虽有智者果者，不哀则败。三十年以往，有何桂清，十年以往，有张佩纶，言谈最贤，亦时有中要领者，而祸败若是，是可鉴矣。鉴于是二子，变者千端而或有什一之成；不鉴于是二子，冒没轻儻，其势无疑止，虽有中寿，犹不获睹天下之治也。虽然，吾知其莫能鉴也。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吾不能为狂接舆之行吟，吾不能为戴安道之破琴，吾流



污于后世必矣。”

【译文】

孙灏与章炳麟在分江之滨相见，炳麟正在读《管子》和《佐治刍言》，精神震动巨大，因畏惧而面目全非。孙灏问：“自从马关缔约之后，国内人士群情激动，至今三年了。他们和百姓一起变革，应该有些成就了。现在我看你的气色，完全是忧虑深重的样子，为什么呢？”章炳麟喟然长叹说：“唉！在大水将要泛滥，大火将要蔓延的时候，而没有忧虑、恐惧，那合乎人情吗？老子曾经说过：‘两支军队的力量相当，悲愤的一方就会获胜’。其实不只是打仗，万事莫不如此。就树木来说，霜雪已降，枝叶凋落，而下面的根不枯死，也仅仅是依靠的这种悲愤之气。太平军、捻军之乱，曾、胡是悲愤的一方；热河事变，弃宫出逃，恭亲王是悲愤的一方。过去士大夫不考虑治世的大业，而只满足于官府的一些文书事务，把这当成大事，世事变动，到了今天这种情况。这是上天使下民感到忧悲，不敢安于享乐。所以议论变法，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将把梗在喉中的话慢慢道来。现在我看那些言行奇特的人士，他们有两种毛病：一是华而不实，一是急促粗鄙。这两种毛病虽然表现不同，却都是由于性格不刚强果断，内全心不存悲愤形成的。自己不能有所改变，怎么能改变别人呢？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心中生出深重的忧虑。”如果要问，“这毛病怎么样呢？”急切之间，一下子说不完；详尽道来，请让我一点一点说个明白：

“创伤重而痛苦深的，应该专心致志，认真研究改弦更张的原因、条件，直到人们再没有想法为止。我悲叹那些华靡之人，他们鄙视功利，认为不值得赞美，而一心探究教派的流别，这样必然会借用佛教当作宝贝。佛教的书，我说不出诋毁它的话来。龙池、须弥山，我可以根据它们考定地位和名望；夜叉、阿修罗，我可以利用它们分辨种族。总之，佛经中近于实际的内容，可以供九能之士从事研究，而其中深奥玄妙的内容，虽然可以知晓上天无所牵挂这样的高论，但不切民间事务，事情的兴废，也应依缓急分别先后。而且今天的世道，如同佛教所说的衰微之世啊。佛教的时运，神灵或断或续，贤劫仍然没有过去，弥勒佛还没出世。这样，即使有圣贤哲人，也实在无法使佛教兴盛起来。而士人们却枉费时间而四处漫游，整天耳闻目睹老百姓凄婉的号哭，却想用空话帮助他们，魏晋时期的空谈之风又重新出现了。大儒处世的原则是，语言不看重它的美好，事情不看重它的宏大，只要有用，即使是盗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绶，号大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政治家、学者、散文家。曾因倡导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

跣用来润滑门轴的糖饴，越人使用的不皴手的药，都将被恭恭敬敬地接受。如果没有用，没有根基的言论，就不会得到礼遇，这种言论即使包涵了元气，充斥了一切空间，也不会有人前往求教的。当今国土一天天吃紧，民众遭受着疾苦，愚贱的人不考虑这些，只是沉溺于享乐，而官场中的人却选择于己有利的事情，盘踞于已有利的位势，置国家利害于不顾。在这种情势下，必须有视死如归的人起来振动世风，国家的忧患才可以消除。一个人如果真正为天下担忧，就应殚精竭虑，研究选择西方成法，仿效施行，让它像血液流行于四肢那样全面推广，以求得到些微的益处。如今，人们不去雕刻坚石，而热衷于琢磨玉屑，不珍惜周鼎而珍惜五石之瓠，太让人丧气了！”

明朝末年，士人曾以谈禅为荣，他们心志节操虽然旺盛，但士气衰竭，不能成就变革之事。这些人中，品行好的认为王室享用的佳肴美女都腥臭不可接近，从而把天下事视为尘垢；品行不好的人凭借巧妙、华丽的语言为自己争名。至于敌人的狡诈，兵力的强弱，地形的险易，物质储备的多少，则一概不知。这样，在清军的进逼下，渡江向东退避，不满一年，第二次逃亡到福建，第三次逃亡到缅甸，这就是用人的错误啊。如今士人的心志节操远不及明人，却依循明人谈禅的道路，那么士气就会更加萎靡，民心就会更加涣散，连像明朝那样两次、三次逃亡都做不到，哪有机会变法呢？

“哺乳期的母犬敢去抓虎，孵蛋的母鸡敢于和狸搏斗，精诚到了极点，而人们却认为是大愚。气球刚升空，飘十里就会爆裂；南森到北极探险，几乎葬身于坚冰，这些也是小材而担当重任的。虽然是这样，以墨子的标准看，也是英雄俊杰了。变法的事业，不靠嘴巴游说，必须靠亲身实行；亲身实行而不能成就，必然要赴汤火、冒白刃去实行。古代更改旧制，确定新典，一定要乘战争杀戮之后。当日本国内议论‘尊王攘夷’的时候，因为违背了大将军的意旨，因而被抓了数百人，不少人被砍头，但人们的反抗士气毫不衰减。至于那些书生剑客，慷慨陈词，议论国事，竞相发表偏激言论，或者横刀谈论攘夷，或挽起裤腿呼吁脱离藩国，他们一谈及‘尊攘’，就切齿扼腕，指斥当权者为神奸，嘲笑、哀叹那些老年儒士的怯懦，悲歌舞剑，然后涕泣，辗转仿效，形成了一时的风尚。因怕株连，又自称浮浪以免使其藩主受牵连，这些人的气节的雄壮刚毅和用心的良苦到了这种程度，终于使幕府交出了政权，邻国不来侵犯，变更法度，确定了国家大政。当这些人赴汤火、冒白刃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绶，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政治家、学者、散文家。曾因倡导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

奋战之时，本来没有想到这些。像这样的人，他们如对自己的目标追求不到，就是形容枯槁也不肯放弃，真是壮烈之士啊！如今我们中国的变法，没有严刑峻法的威胁，比起日本的变革来，不知要容易几千几百倍。中国的变革所求于士大夫的，只是劳累他们的心力罢了。这力，就是成就功业，去除弊病的条件。过去陶文毅因漕运有弊端，想有些变革，众人的议论全是欺诳之言，陶以全力抵制，然后才建立了海运的基础。曾文正想裁去绿营，当时如果乘着绿营疲惫至极，去除它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但是朝廷对此下不了决心，结果绿营制度不变，祸害留到今天。以陶、曾二公的功德，尚且这样或成或败，一般的小吏、处士该怎么办呢？当今世上从事变法的人中，我没有见过由于辛劳奔波而面目黧黑、穹气不通的；争论变法的人中，我没有见过敢于在朝廷面前同掌权者争辩，使众人人为之倾到的。唉！人们所以做事，依靠的是这锐气和手脚的勤快。如今士气衰竭了，在上位的人不任用豪杰，而把国家的重任交付给那些油猾之徒；处下位的有志之士，又渐渐热衷于禅学，而一天天销蚀了自己的骨气，危险啊，危险！守旧都做不到，怎么能变革呢？这正是颜习斋、李刚主之类的人所以流泪而陈述的原因所在啊。

“如前所说，我是用来规劝那些逃避、隐藏在佛学中的有志之士。如果是俊逸倜傥的人，他们有雄伟刚毅之气，见识果断，坚持努力行动，但是他们的毛病又不在空谈上，而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猝暴了。这些人看见西方体制的实效，以为这种体制可以毫无曲折地在中国直接推行了，这又是采用后王之政硬行推行于百年之前了。这真是古人说的见到弹子就想到了吃烤鸡肉，见到鸡蛋就想得到报晓的公鸡一样，这样急不可待，最终不但鸡肉和鸡得不到，就连弹子和鸡蛋也会失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认为自己的追求是不现实的办法，就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慎重些呢？过去中国乾隆、嘉庆时期，欧洲各国严刑厚敛、民不聊生，拿破仑应时而出，改变了这种状况，法国的革命波及邻国，这些国家在拿破仑面前跪拜臣服，如同弟子受命于先师一样，法国的革命还不是特别艰难的。然而英国的改制，公众推举议员，世族出来阻挠；豁免外国商税，富商和船户出来阻挠；放开进口粮食，经营土地的要来阻挠；提高雇工待遇，工厂主就要阻挠；禁止买卖黑奴，豪门大户就要阻挠。吵吵闹闹三十年，才算基本安定下来。中国从通商以来，已经五十多年了，召集那些故老询问开矿筑路的事，这些人仍惊恐地认为会损伤地脉，其他制度举措，有利于二十二个行省而不利于几千几百人的情况不

胜枚举。而其难于推行，又不仅仅是怕伤地脉这样的事可以相比的了。所以只要实行中一有闪失，怨言就跟着来了，比如办学堂就是这样的。作为讲业之地，旧学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都是为了教育学生，如果都享受县府的补贴，学士还有什么不满呢？只不过同旧学的人先入学，新学的人后入学一样。怨言一经产生，那些腰插笏板，佩带鸣玉的朝官们，又听了空言而进行阻止，那么我们的事就办不成了。我觉得在开始考虑事情的时候，宁可再调数万缗线，作为兴办新学的资本，不要取消其原来有的而成就其原来没有的，那么人们就不会反对我们。办学的规模就可以扩大，经过一二年，过去抱怨的人，听到新学的风气而知道了它的味道，就会欣赏并羡慕它，深怕我们不兼并他们了，这样就会下令如同流水，而规模更加宏大深远了。因此，办新学的名声和实际都没有亏损，而人们的喜怒都被我们操纵了，这都是权术的结果啊。那些人搞变法而没有权术，不知变通，不懂算计，就不能够建立大功业。叔敖加高了门限，楚国人就都改高了他们的低车，我将把他作为变法的先师。

“至于后王的政体，没有遭受大的厄运，而在今天看它，一是希望民主，一是设立议院，这无异于一个人走不了三十里却要求他走百里啊。今天的民主，是最公正的，《尚书》从《尧典》开始，以禅让的方式排列帝王顺序；《春秋》崇尚五始，但隐公元年却不写“隐公即位”这样的话，圣人的逊让之情从文辞中体现出来了。然而这种逊让的作法，在乱世实行，则可以到达治世；在治世实行，则只能造成混乱。衰亡到了极点，君子险衰，鸟兽虫蛾不能顺利地生存，于是就有了民主，以此来解救民困，保卫华夏，我踮起脚来等着它呢。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议论民主，人们的意见如果真的实行了，国内就会陷入混乱，以至流血漂橹。在这种情况下，有幸当了拿破仑，固然使国土遭受蹂躏，使人民遭受荼毒，百年以后仍可望恢复元气；如果不幸而成为东学党，那么束缚、杀伤我们的将不仅仅是本族人了。大力鼓吹民主的人夸耀华盛顿，而忘记了法国革命和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的灾难，难道连华盛顿在美洲这一事实也忘记了吗？美国人当初在不毛之地剪除树丛、杂草，开始祭奠天地，其功劳和我国的女媧氏、燧人氏一样，杀掉挡道的黑龙，积聚芦灰堵住洪水。处在这种时候，人民除了华盛顿以外再没有可以拥戴的了。他发出政令创立民主，人民确实没有必要再争斗了。然而三十多年来，林肯被刺，加菲尔德被刺，暗杀的案件出现了两次。他们设立国君如同布一粒棋子一样，而杀戮国君也如同切割祭肉一样。幸而独处一